

# 天下第一剑

肖复兴 著

体育名人列传

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# 天下第一剑

肖复兴 著

责任编辑：张 健

封面设计：吕 敬 人

## 天下第一剑

——栾菊杰和她的教练

肖复兴

---

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

联华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6开本 72千字 4印张 插图4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〇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---

统一书号：10015·19 定价1.60元



文国刚和妻子计月娥



栾菊杰，这是祖国人民交给你的剑。



刺！向我猛刺！



奥运会上，那激动人心的时刻！



剑坛升起这颗星。



大姐姐，请给我们留个名。

摄影：官天一、周铁侠、缪澍惠



## 目 录

- 0、一位击剑教练员的尸体解剖……………1
- 1、命运从来具有偶然性……………2
- 2、赤脚走进一个新天地……………5
- 3、一剑之差……………7
- 4、大学毕业文凭即将到手……………11
- 5、心是近的，路会是短的……………14
- 6、闹了七天痢疾之后……………18
- 7、爱神悄悄地来临……………22
- 8、苦苦的相思情……………25
- 9、全国冠军居然无家可归……………32
- 10、画满火柴棒一样的小人……………36
- 11、踢皮球和拉抽屉……………43
- 12、栾菊杰姗姗出场……………48
- 13、妻子的一颗流泪的心……………54
- 14、鲜血染红了剑锋……………62
- 15、从曼谷带回吉祥的小表……………69

16、一位少女征服一座城·····	74
17、冠军不是那么好当的·····	80
18、法兰克福之春·····	85
19、维也纳之夏·····	91
20、文国刚的脑袋和胸膛·····	96
21、天下第一剑·····	104
22、南京和洛杉矶的夜·····	114
尾声：栾菊杰的剑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·····	121



## 0、一位击剑教练员的尸体解剖

苏联一位外科医生，曾经为一位已故的击剑教练员进行尸体解剖。在这位击剑教练员的前胸和肺部发现无数个淤血的斑点，密密麻麻，如星雨般散落、布满。这位外科医生的眼睛湿润了，他持有手术刀的手颤抖了。在他所解剖的那一具具尸体中，还从未见过这种状况。

那是这位击剑教练员为运动员们“喂招”所造成的。

也许，只有击剑运动员才懂得“喂招”这个特用名词的内涵。“喂招”，是指教练员在训练运动员时，以自己的胸膛为剑靶，把教给运动员的动作，在自己的胸膛上激起回声。一个个进攻的各种突刺，都要有力地刺在自己的胸膛上。这是击剑运动与其他运动的不同之处。它要求教练员不仅要动嘴，要示范动作，还要以身试剑。那一个个淤血的斑点，便是一声声剑头碰在胸膛上的响声凝聚而成，是一簇簇碧血溅出而开放在胸膛上的醒目、坚强的花朵，是一枚枚剑光闪烁而佩挂在胸膛上的璀璨、光荣的金牌。

它们是这位击剑教练员一生最珍贵的纪念。

在叙述栾菊杰和她的教练这个真实的故事之前，我先来讲了这段小故事，也许，并不多余。而且，他们之间也并不见得就毫不关联。那其中的底蕴，只有亲自穿上白色的击剑服，戴上银色的头盔，持上寒光闪闪的长剑，在金色的十四米长的剑道上走一走，杀一杀，才会体味到。

1984年8月，当栾菊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女子花剑冠军的金牌时，香港的《新晚报》曾以这样的对仗句子做为标题：

“栾菊杰——连断三青锋；

文国刚——日受数千剑。”

而在《中报》上，则是这样报道的：“迅如流星、影若蝴蝶、剑花似纤雨，文国刚以寸寸皮肉当靶传衣钵。栾菊杰擅慢起突刺古风格，全是他心血凝炼设计。”

应该说，他们的报道是完全符合实际的，并未有些微的夸张。

但是，我敢说，他们并不见得真正理解这一对教练员、运动员的内心世界。在那剑花似纤雨的光彩夺目背后，蕴藏着比寸寸皮肉更酸苦艰辛，而鲜为人知的故事……

## 1、命运从来具有偶然性

早在1963年9月，文国刚在他的日记中，这样写

过：“人们说生活的动荡、摇晃，我觉得还得加上奇特。”

那时候，他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。

他饱尝过生活的动荡，可偏偏要加上“奇特”这样轻松的字眼。历史，从来都不是平静的、直线的。它刚刚蓦地一拐弯，对于个人，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。这就是命运。

1951年，阴历正月十八，阳历二月廿三日这一天，文国刚难以忘怀。这一年，他才十一岁。命运却突然给他的生活带来关键性的转折。

他的父亲文小山，是黄埔军校6期毕业生，国民党新一军副军长兼30师师长。抗日战争时，是远征军副师长，在印缅前线对日作过战。1948年10月底，辽西战役时，文小山被俘，参加了人民解放军。后分配在南京军事学院战术研究室当研究员。他让妻子带领儿女——文国刚和两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从东北迁居家乡湖南，在长沙落户。按理说，天下太平，一切纳入正轨，父亲弃暗投明，走上革命道路，全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涯，不是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吗？文国刚这一年已经从修业小学毕业，升到妙高峰中学上初中。母亲在长沙光明托儿所当所长。母亲长得漂亮，风度翩翩，而且在东亚体专学过武术，有着一副好拳脚。母亲拳术不错，舞动起来密不透风，根本近不得身。文国刚常常和母亲学拳。一家子读书、练拳，面对岳麓青青，湘水悠悠，倒也陶陶自乐。

谁知道，就在这一天，母亲突然被土改队员绑走。那时候，正要镇压反革命，高潮未到，风已起于青萍之末。素有革命传统的湖南农民闻风而动。但是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，只是出于气愤填膺，却根本未做调查研究，便大动干戈，弃政策、法令于不顾。

母亲被吊起一个拇指，遭到毒打。打得手指断了，腹中的婴儿流产。母亲死了。死因不详，说是自杀。

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，自杀了。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2128号文件指出：他是畏罪自杀。

反革命的父母自杀，还有谁来管这几个孩子呢？开始，还有点儿东西可以变卖。东西卖光了，文国刚兄妹几人，一直由一个远房叔伯姐姐叫文金秀带着。自此，文国刚的日子便如江河直下，沦为街上乞儿一般。他连冬日里一双鞋都没得穿，光着脚丫，“啪叽啪叽”到处跑。晚上，连脚也不洗，躺在铺上就睡。他尝到了饥饿、寒冷，和比饥饿、寒冷更严酷的歧视和冷漠。阴影，便开始一点点拉长，拂也拂不去，长久地滞留在他的心头。他的性格，悄悄地发生了变异。如同沙漠地带的仙人掌，他长出了刺，而缩回了叶和花。他变得内向而不爱讲话。这沉默中，有着深深的自卑，也有着深深的自尊。软弱和坚强，交织在一起，充盈在他的血液里。

命运，从来具有偶然性。如果父母双方没有自杀身亡，如果政策在有些人那里并没有走形，他文国刚在这种花一般朵一般十几岁的年龄中，又会是一种什

么样子呢？他会赤着一双皴黑的小脚丫，在长沙城到处乱跑吗？

他的学习成绩急速下降。初中毕业，没有能考取高中。

他开始流浪街头，苦苦寻找着生路。

## 2、赤脚走进一个新天地

1956年，西藏招聘团来长沙招收工作团员。那场面很象电影《肖尔布拉克》里演的，到处是热情的人，热情的标语。西藏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到那里去又会能干什么？文国刚来不及细想。他十六岁了，只想自己能挣口饭吃，别给金秀姐姐再添累赘。他报了名。

他的一个同学，和他命运相同，也没有考上高中。这同学的父母都逃到台湾去了，靠祖母卖自来水过活。他个头挺高，过去老和文国刚在一起打篮球，打得不错。他听说武汉体育师专也来长沙招生，便鼓动文国刚：“考考试试去！”

大概受母亲的影响，文国刚从小喜欢运动，虽然他个子不高，身体又瘦，胸脯平平象块搓板，排骨历历可数，但在学校篮球队里，他是个得分能手哩。

“去试试！”

文国刚光着脚丫，跟着他参加体专的考试。

跑。变速跑。突然，转弯，再跑回来……

跳。摸高。跑跳……

这一项项考试难不住文国刚。无论是要速度，还是要弹跳，或是要灵活性，都比考数学要容易。这都是他的拿手好戏。失学后，不是跑，就是跳，还能干什么呢？在累了一身汗的跑跳中，他能得到一些快慰和满足。起码，在这方面，他常常是胜利者，他得到的是赞许的目光，而不是歧视。

他考上了。而那个好心劝他报考的同学却没有考上。

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天，他挺伤感地对那个同学说：“真可惜，你不能去武汉，我们不能在一起打球了！”

这一天，他也接到西藏招聘团的录取通知书。他特地跑到西藏招聘团那里，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说：

“我考上了武汉体专，录取通知书来了，我就不去你们西藏了！”

体育，毕竟是他喜欢的，远比西藏高高的雪山有意思多了。他想的就是这样简单。对体育最初的认识，也就是这样幼稚。但是，体育却成全了他。在他命运的关键时刻，在他人生的艰难之际，在生活缤纷多彩的各行各业中，体育，竟是体育！连他自己都未料想到的体育，犹如从地平线外飞驰而来的金马车，载着

他进入一个新的天地。这方天地引他更深一步步入更多姿多彩，也更茹苦含辛的人生。此时此刻他哪曾料到，他会把他的青春、爱情，以至全部的生命，与这方天地荣辱相依，休戚与共。

命运，再一次带有极大的偶然性。

文国刚从长沙赶到武汉，在师专报了到。他享受甲等助学金。他感受到这个新社会的温暖，尤其是当他尝受了种种冷遇和歧视之后。人生的况味，在他十六岁的年纪里，冷热两极他都体味到了。他觉得自己长大了。临离长沙时，金秀姐姐，两个弟弟，一个妹妹来送他。谁会预料到他今后的命运呢？他没有多讲话，大家也没有多讲话。金秀姐姐，你为我，为我们兄妹几个，付出的心血，我永远记着、记着！我会为你们争气的！

报到之后，他领来一双新发的球鞋。几年来，他的一双赤脚第一次穿上了鞋。

这天晚上，他想起了母亲。

窗外，满天的星星，真亮！

### 3、一剑之差

进入武汉体专，文国刚学球类。1958年，武汉体专与武汉体院合并，文国刚升入大学学习，依然学球类。凭着他短小精悍的身材和灵活机敏的技巧，他会



成为一名优秀的球类运动员的。他挺喜欢各种球类，在棕黄色的地板上，呼呼的球声，伴随着他怦怦的心跳，他乐得其所，如鱼得水。

谁知道呢，命运再一次发生了奇特的变化。剑，犹如天际划来的电光一闪，倏忽而炫目地呈现在他的面前。

解放以前，我国可以说没有击剑这项运动。仅有几位会剑术的，并不是运动员，而是在宾馆里同洋人打剑玩耍的陪客boy而已。解放以后，我国的第一代击剑运动员，应该数沈守和、王守刚、李俊生等人。尤其是沈守和，当年留苏刚刚回国，在苏联攻学剑术，获得过一级运动员的称号。他不仅带回欧洲流传、闻名已久的高超剑术，而且带回一位漂亮的苏联姑娘做妻子。这第一批剑坛的英豪，给体育界吹来一股清新的风。

他们开始在体育院校鼓吹击剑运动，物色击剑运动员。武汉体院陈钧儒开始呼应，组建击剑队。建队后，要找反应快、动作灵活的运动员。球类系的班长觉得文国刚符合条件，他打篮球矫如猿猴，轻如狸猫，一定行，便推荐了他。

文国刚被叫去考试。首先，练反应：皮球一个接一个砸在拳击靶上，要接住球。跑，根据手势，要不停变换方向……

几个月后，他成了沈守和的学生。

击剑，这项运动，破天荒，头一遭儿，出现在他

的面前。他感到分外陌生。他还从来没见过这洋玩艺儿。一把长长的，带有弹性的剑和一个带网眼的头盔，递在他的手中。一切充满着神奇感。

他哪里会想到，这剑将要伴随他整整的一生，凝聚着他生命的全部意义！仿佛是漫不经心地一划，在天空却留下一道不灭的银河；在个人，却奠定了终生的命运。人生中的必然性，往往存在于这种偶然之中。

不到一年，1959年9月，文国刚到北京迎战匈牙利奥林匹克击剑队。

我国的击剑运动，那时还象株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芽，而匈牙利队则已是有着多年风霜雨雪考验的参天大树。对比悬殊的比赛，难免使匈牙利运动员有些不屑一顾。竞赛的双方，向来以实力为准星，而偏移重心，这本不足为怪。可是，失败毕竟让人窝火。自古哀兵必胜。失败，往往能激起人们胜利的勇气和信念。这大概就是能超越国界和狭窄情绪的奥林匹克精神吧？

这次比赛，是文国刚习剑后第一次登场亮相。对1957年世界轻剑冠军富洛普的比赛中，文国刚以5：4败北。

在对1958年世界轻剑亚军兹维科夫斯基的比赛中，文国刚又以5：4败北。

仅仅一剑之差。两场比赛，都是仅仅一剑之差！输也输个痛快！面对的是世界冠军和亚军，而我